

高名凱 林 燾 著

福州人怎样學習普通話

文化教育出版社

福州人怎样學習普通話

高名凱 林 磊 著

文化 教育 出版社

福州人怎样學習普通話

高名凱 林 穎 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七十六号

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东街

新華書店發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書號：多0306 版數：81千

開本：850×1163 1/82 印張：8 $\frac{1}{2}$

1955年11月第一版

1956年3月第一次印刷

1—4,000册

定價(6)三角九分

目 錄

| | |
|----------------------------------|-----|
| 緒論 | 5 |
| 一 为什么要學習普通話 | 5 |
| 二 怎样學習普通話 | 8 |
| 三 本書的目的 | 13 |
| 第一章 普通話聲、韻、調概說 | 15 |
| 第二章 声母分論 | 22 |
| 第三章 韵母分論 | 45 |
| 附：福州話和北京話韵母对应表 | 71 |
| 第四章 声調討論 | 75 |
| 附：（一）福州話和北京話声調对应表 | 82 |
| （二）常用入声字北京話讀音表 | 82 |
| 第五章 詞彙 | 84 |
| 第六章 語法 | 97 |
| 一 詞法 | 97 |
| 二 句法 | 105 |
| 三 有關語法的語音变化 | 108 |
| 附：注音字母和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中的拼音字母对照表 | 112 |

緒論

一 为什么要學習普通話

福建方言很多，大別之，可以分为兩類，一是閩北方言，以福州話为代表，一是閩南方言，以廈門話为代表。方言是地區上的交际工具，在某一歷史時期裏，有它的重大作用。今天我們提倡漢民族共同語，也並沒有就要消滅方言的意圖。不過，方言尽管还存在，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就不需要學習共同語，就不需要一個漢民族全体人民所共同了解的語言。在這裏，福州人民可能有兩個問題，需要說個明白。第一，既然天天嘴裏說的是福州方言，既然有福州方言作為地區上的交际工具或生活工具，何必还要學習漢民族的共同語？第二，為什麼我們要把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普通話当做共同語，而不把福州話当做共同語？

關於第一个問題，我們可以簡單的回答幾句話。漢民族是歷史上發展的一個集合體，以往的年代，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使得漢民族各成員之間不能緊密的團結在一起，才有地方割離、互不交往的現象。今天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漢族人民已經統一成社會主義類型的民族了，我們要更加緊密的團結在一起，來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奮鬥。要使我們能夠更加緊密的團結在一起，就必須有一個大家都了解的語言，因為“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际，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在現階段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祖國要求我們的語言走向統一，我們每一個人民也都要求有一個統一的語言，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更徹底，更緊密的團結在一起，才能夠更直接的和其他的社會成員打成一片，才能夠在我們的生活中和工作中不遭遇語言隔閡的困

難。雖然我們已經有了書面的共同語，但是，只要我們的口头語言還沒有統一起來，我們在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就還要遇到困難，甚至遭受損失。當然，在日常的生活中，在福州這個地區裏，目前我們還可以運用福州方言來進行交际，但是在全國統一，全國人民一齊致力於繁榮的經濟建設工作和文化建設工作的時候，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滿足於這樣一種通行的範圍很狹小的交际工具。相反的，我們人人都需要，也都願意學習全漢族人民都能了解、都能運用的民族共同語。

那末，為什麼不拿福州話當做共同語，而要拿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當做共同語呢？這裏需要說明一下。“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已經是漢民族的共同語，它並不等於北京方言，而是從以北京方言為骨幹的北方方言發展出來的漢民族的共同的語言。語言的發展有其內部的規律，語言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作為地區交际工具的北京方言成為北方方言的骨幹，而發展成為普通話或共同語的時候，它已不是原來的北京方言了。我們現在還可以在北京找到一些說法，是地道的北京人所說的，並沒有被吸收在漢民族共同語裏。任何一個共同語的產生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們憑着主觀製造出來的，它必定是從一個活的語言發展出來的，而且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因為應用的人已不只是一个地區的居民，而是全民族的一切成員，這種共同語就必然的會失去其過分特殊的地方，並且吸收一些其他方言的成分。所以，今天的漢民族共同語已不再是純粹的北京方言了。

共同語是從一種方言發展出來的。在許多方言之中，到底哪一種方言可以發展為共同語，有它一定的條件。決定一個方言發展為共同語的基本條件是該方言的社會地位。語言沒有高級和低

級的分別，方言也沒有高低的不同。各語言和各方言只要為社會所運用，都能很好的為社會服務，作為該社會的交际工具。如果社會發展了，它們也都会隨着發展。各語言和各方言之間的不同只在於它們所具備的特點上。漢民族共同語之所以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而發展出來的，這並不是因為北方話比其他的方言高明，而是因為北方話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語言和方言都是社會現象，因此語言和方言的發展是受社會所制約的。某一個方言之能否發展成共同語也是受社會所制約的。就這一點來說，北方話之所以能夠發展成共同語，是因為北方話的中心地點北京很久以來都是漢族人民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經濟中心。這特殊的社会地位是其他的方言所沒有的。

漢民族共同語雖已在北方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但这不等於說我們的民族共同語已經有了高度的規範。我們的民族共同語在書面形式上已有一套相當明確、固定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只是在一般詞彙方面，還有許多不夠規範的現象。至於口头的形式，那就離開規範化的狀態還遠得多。這其實也是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各地人民互相接觸而運用共同語的時候，自然而然的會把本地的口語或讀音加到普通話上面去，因此，雖然都說普通話，但各人所說的普通話往往帶有不同程度的本鄉方言的色彩。這情形甚至於使一部分人誤認為共同語還沒有形成。其實，共同語是已經形成了的，不過各地方的人所說的共同語顯然都還帶有地方的色彩罢了。這情形必須加以糾正。當然，順著語言的自然發展，經過相當的時間，由於各地人民的經常接觸，將來自然會使這種現象不再存在，但這却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我們有必要根據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來對漢民族共同語進行規範化工作。我們不能同意各方言“截長補短”的看法。“普通話”是正當的術語，它的意思就是

“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而發展出來的現代漢語。因為在發展的過程中有“南腔北調”的現象，有的人就認為共同語的規範化原則應當以各種方言成分的所謂“截長補短”為準繩。我們知道，各方言之間本來就只有不同的特點，並沒有所謂“長短”，而語言的發展也有其一定的內部規律。漢民族共同語既是在北方話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它就必須順着北方話發展的內部規律發展下去。當然，在這種基礎上，它可以吸收一些其他方言的成分，但這不等於說把各方言的成分拼湊起來而加以人工的創造就可以成為共同語。我們所以說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正因為它雖然不等於純粹的北方話或北京話，但基本上是順着北方話發展的內部規律發展出來，而且還要順着這個發展的內部規律發展下去的緣故。當然，要怎樣應用這個原則去具體的進行規範化的工作，語言學家們還沒有定出最後的方案。但是，我們既都承認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那末，拿普通話當做漢民族共同語來學習就是當然的事了。

二 怎樣學習普通話

普通話既然是漢民族的全體成員都應當學習的，福州人自然也不能例外。當然，學習一種語言或方言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因為語言是从小養成的習慣，說慣了本地方言，改變起來有困難，但這不等於說福州人學習普通話是不可能的。語言是交际工具，學習普通話的目的是把它當做全漢民族的交际工具來學習的，因此，要把自己的習慣完全改了過來，說得一口漂亮的普通話固然是不容易的，但是習慣仍然可以改變，學到所說的普通話能夠讓一般人聽得懂，而且還相當的順耳，使自己能夠很好的和任何說普通話

的人進行交际，那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以为普通話永远也学不会，或福州人永远沒有学会普通話的可能，是沒有根据的想法，而且是輕視勞動效果的想法。語言既是一种習慣，只要我們下定决心要养成一种習慣，要养成另外一种說話的習慣，勞動總能夠使我們獲得成功。我們当然也不可以輕視學習普通話的困难，以为普通話可以在幾天之內学成，或者不需要多少勞動就可以學好。所以，在沒有學習普通話之前，想要學習普通話的人应当先有思想上的準備，一方面要想到學習普通話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方面要想到學習普通話需要付出相当的勞動代價。輕視學習的困难就会犯草草了事的毛病，結果永远也学不好；过分強調學習的困难就会產生畏懼的心理，結果也就不能好好的學習。我們知道，在目前國家的發展階段上，福州人學習普通話乃是福州人的一种政治任务，因为只有在學習普通話的条件之下，福州人才能更好的和其他地方的人共同生活，共同勞動，發揮更大的力量，來為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而奮鬥。學習普通話的政治意义应当能夠使福州人（其他地方的人也一样）下定决心來克服學習中的困难。有了決心，再願意付出勞動的代價，任何一个福州人都可以把普通話学好。

有的福州人可能有这种想法：認為福州方言和普通話相差太远，學習起來要比其他地方的人學習普通話來得难，因此就產生了畏懼的心情。其实，情形並不是这样的。南京方言接近於普通話，但不見得南京人說普通話就会比福州人說得好。当然，因为南京方言接近普通話，南京人甚至於不学普通話，也不至於說起話來一般人連一句也听不懂，而沒有学会普通話的福州人所說的話可能就会使一般人听來完全不懂。因此，在學習的过程中，南京人不必花多少力气就可以和一般人進行相当程度的交际，而要使福州人学到能夠勉强和一般人進行交际就需要更大的努力。但是，事实

証明不見得南京人說普通話一定要比福州人說得更合規範，或者更好聽。原因在於有的南京人以為自己的方言和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相差無幾，學習起來容易自滿，而福州人則往往以為自己的方言和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相去太遠，學習起來更加努力，結果學習的成績反而更好。可見，關鍵並不在於什麼地方的人學起來容易，而是在於學起來是否努力。只有肯勞動、肯努力的人才能克服困難，得到成功。所以，在學習普通話的過程中，福州人必須肯於付出勞動，必須隨時拿出力量來克服困難。

學習的時候，當然需要講究方法。盲目的努力，效果不會高，講究方法就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過有了方法也還必須靈活的應用它，尤其是需要多多練習，使習慣成自然。硬記一些方法論，不與實際相結合，也不容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書裏所說的某字應當念什麼，不應當念什麼，就是一種練習，希望學習普通話的福州人多加注意。

學習語言第一要訓練耳朵，要能辨別不同的聲音，要能把兩種不同的聲音分別開來。北京音系裏有許多音是福州方言裏所沒有的。任何一種語言或方言都具有一套不同於其他語言或方言的語音系統，其中總有一些音是其他的語言或方言所沒有的。比方說，北京話的捲舌音就是福州話所沒有的，於是，捲舌音和非捲舌音的不同就需要福州人來加以區別了。不但如此，在不同語言或不同方言之中，往往有許多相似的語音，分別不大，一般學習外國語或其他方言的人往往把它忽略了。結果，說起來就不準確，因而人家聽起來就不夠味兒。當然，語言是社會的交际工具，只要把某一語言或某一方言的音系之中各音的不同分別開來，不使相混，就能發揮其分別意義和交际的作用，就是發音不十分準，也沒有多大妨礙，只不過引起人們的笑話罢了。但是，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却不要以

只求得“發出的音不相混”為滿足，因為一來說得不至於引起人們的笑話畢竟要比說來引起人們的笑話好，二來發音的習慣本來不容易更改，學習的時候首先就只希望“不相混”，結果要使其“不相混”也不容易做到，一開頭就不注意兩種聲音的細微的分別，結果就連比較大的分別也會辨別不出來了。許多人自以為“發出的音不相混”了，事實上却並沒有把北京話的各个不同的音分別開來。（比方說，沒有能夠分別北京話的ㄅ和ㄆ。）學習每一個字或詞的具體讀音有個方便的辦法，就是應用音的對應原則。因為漢語各方言都是從古代的漢語分化出來的，各方言對同一個詞的讀音都是從古代的同一個詞的同一個讀音演變下來的，儘管各方言的演變各有各的道路，但都有一定的演變規律，因此，在不同的方言之間就存在有音的對應現象。在甲方言裏讀為某音的在乙方言裏就讀成另外一種音。比方說，中古時代讀為《ㄚ[ka]》的“家”，“加”，“價”等詞，在北京話裏都讀為ㄩㄧㄚ[ʈʂia]，在福州話裏都還讀為《ㄚ[ka]》。這樣一來，遇有福州話裏讀為《ㄚ》的字或詞，例如，“嘉”，“嫁”，“賈”等，雖然沒有學過北京話裏這幾個字的讀音，我們也可以依類相推，把它們讀成ㄩㄧㄚ。不過，語音的演變是個複雜的過程。雖然按一般的規律，中古時代的《ㄚ》在福州話裏保留其《ㄚ》的讀音，但有的詞却可以因為其他的原凶而變成其他的讀法，而在福州話裏讀為《ㄚ》的詞也不見得在北京話裏都讀成ㄩㄧㄚ，比如福州話“咖”讀為《ㄚ》，和“加”，“家”，“嘉”等讀音一樣，可是，北京話的“咖”却可以讀成ㄭㄚ。“袈”和“枷”，中古漢語都讀為《ㄚ》，和“架”，“駕”，“加”，“嫁”等一樣，但是這兩個詞在北京話裏讀為ㄩㄧㄚ，在福州話裏却不讀為《ㄚ》，而讀為《ㄐㄚ》。所以，類推的辦法並不是到處可以行得通的，錯誤的類推往往是許多“笑話”的來源。學習北京話時，切不可機械的應用音的對應原則或類推法。總而言之，

學習的第一步要能辨別北京音系裏的不同音的區別，要能辨別這些北京音和接近於這些北京音的福州音的不同，在具体的字或詞的讀音上要应用音的对应原則而能區別其例外。

其次要訓練發音。只能辨別聲音而不能發出聲音，至多只能避免成为“聾子”，却仍然是个“啞吧”。交际不是單方面的，我們既要听懂別人的話，也要表達自己的意思，讓別人听懂。我們所以要先学会審音或辨音的本領，不止为的是要听懂別人的話，同時也为的是要給發音的學習建立基礎。不知道辨別不同的音，就不知道到底自己所發的音是否正確。一般的說，學習發音要比學習辨音難。有的時候，我們分明知道自己所發的音並不準確，但糾正起來却不容易。訓練發音並不是“紙上談兵”所能济事的，必須經過口授和練習。下面我們將要談到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的發音法，但是这种發音法只能做為參考。沒有听过能發準確北京音的人所發的声音，單憑書本的描寫，不容易使我們了解如何準確的發出北京音。从這一個角度來看問題，要學好北京音，最好請一位能發準確北京音的人來指導我們，最好做到能將北京音系的各个聲母、韻母和聲調準確的發出，然後書本上的知識對我們就有很大的用處。有一樁事情應當注意：發音習慣養成之後，改變起來並不容易，所以，開始學習發音的時候，務必尽量学会發準確的音，如果開頭發的不是準確的音，成了習慣之後，糾正起來，就很費事。許多福州人說不好普通話或不會發準確的北京音，就因為開头學習的時候，沒有尽量學發準確的音，只学会“半鹹淡”的發音，後來成為習慣，就不容易更改了。

當然，學會了發音，並不等於就學會了普通話。語言的要素是詞彙和語法。可是任何一個詞和語法成分都要和語音（聲音）相結合，聲音是語言的“物質材料”，沒有聲音，詞彙和語法就是不可想

像的。不和詞彙和語法相結合的聲音也與語言無關。因此，背了一套注音字母表，或發了一套北京音的聲母和韻母並不等於就學會了普通話。主要是要學會普通話的詞是用哪一種聲音來發的，普通話的語法是由哪一種聲音形式或聲音次序來表示的。所以，學習發音，應當把這發音的本領應用在詞彙和語法的學習上，換言之，應當學會普通話的個別的詞和由語法來支配的整句的話。不過，因為普通話和福州方言都是中古漢語的承繼，彼此之間所用的詞儘管有所不同，但其中一大部分却是共同所有的，只是讀音有所不同，所以就是在學習詞彙方面，主要的仍然是讀音問題，其次才是不同的詞的應用。語法的演變是緩慢的，普通話和福州話既然都是中古漢語的承繼，儘管有一些不同的語法構造，但在語法構造的基礎上，兩者是相同的，而從整套的語法構造來說，不相同的地方也並不太太多。這樣看來，福州人學習普通話首先要從語音方面下手，而且關鍵也在於語音，不過所謂語音不是只指音系的發音，而係兼指每個詞的發音，甚至於語法成分的發音而言罷了。

三 本書的目的

現代漢語的規範化問題是當前我國文化生活中的一樁大事。正當中國人民走着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時候，語言的更進一步的統一和語言的更進一步的規範化是有重大意義的。福州人民和其他地區的人民一樣，都有學習民族共同語（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的義務，並且所學的當然是可以促進現代漢語語音規範化的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可以促進現代漢語詞彙和語法的規範化的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普通話。本書的目的就在於幫助福州人民學習普通話，希望能夠在語言的統一和現代漢語的規範化工作中，起些促進的作用。因為語

言的“物質材料”是語音，語音的統一是語言統一的更進一步的表現，語音的規範化是現代漢語規範化的基本問題，又因為北京音的學習是學習普通話的關鍵，本書所討論的就以語音的學習為重點。

福建的方言很多，彼此之間的差別也很大，本書只就福州方言和普通話的差別方面來給福州人指出一些學習普通話的途徑。福州話是閩北方言的代表，福州話事實上已成為閩北各地的一種“共同語”，而閩北各地的方言和福州話的差別也不算太大，所以除了福州人以外，閩北各地的人民也可以拿本書作為學習普通話的參考。

第一章 普通話声、韵、調概說

普通話的語音是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因此學習普通話的語音就是學習北京話的語音。下面把北京話的語音系統初步介紹一下，从下章起再詳細討論。

一个字的讀音，可以分成声、韵、調三方面。例如“華”字，福州話讀ㄉㄨㄚ[hua]，ㄉ是它的声母，ㄨㄚ是它的韵母；有些字只有韵母，沒有声母，例如“話”字，福州話讀ㄨㄚ[ua]，只有韵母，前面並沒有声母。声母和韵母連在一起，可以拼出一定的声音，这声音还可以由于高低、升降、快慢的不同而有所分別，例如“花”和“華”在福州話都讀ㄉㄨㄚ，但是讀“花”的時候，声音高而平，讀“華”的時候声音从高下降，由於这不同，我們能很清楚地把“花”和“華”兩個声音分別開，这种表示声音高低、升降、快慢的成分，叫做声調。

北京話的声母、韵母和声調並不複雜，声母一共有二十一个，韵母有三十五个，比福州話要多。声調則只有四个，比福州話要少。最常用來標寫北京音系的符号是注音字母。下面就把北京話所用的注音字母分成声母、韵母兩項，分別介紹出來，附註國際音标；声調沒有特殊的字母，独立列在声母、韵母之後。在每一个注音字母之後舉出北京話的例字和福州話的例字以及例字的注音，以便比較，福州話沒有的声音無法舉出例字，以橫線为号，在學習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在福州話的例字旁邊加星號的表示只是該注音字母的近似音值，和北京話的声音有一些距离，學習時也要注意。福州話中特有的声音，一般用的注音字母中沒有適當的标法，現在參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全國主要方言區方音对照表”（1954年12月中華書局出版）一書所用的字母，为福州話增加￥

[œ]、[ɸ]、[oug]三个字母；其餘福州話所特有的聲音，則利用原有注音字母加以拼寫。

(一) 声母

北京話的聲母共有二十一個，比福州話要複雜，但是學習起來並不十分困難，下面舉出例字來做初步的比較，詳細的討論要在“聲母分論”中再談。

| 注音字母 | 北京話例字 | 福州話例字 |
|--------|----------------|-----------------|
| ㄅ[p] | 玻 ㄅㄛ [po] | 玻 ㄅㄛ [po] |
| ㄆ[p'] | 坡 ㄆㄛ [p'o] | 坡 ㄆㄛ [p'o] |
| ㄇ[m] | 摩 ㄇㄛ [mo] | 摩 ㄇㄛ [mo] |
| ㄈ[f] | 佛 ㄈㄛ [fo] | — |
| ㄉ[t] | 打 ㄉㄚ [ta] | 打 ㄉㄚ [ta] |
| ㄊ[t'] | 他 ㄊㄚ [t'a] | 他 ㄊㄚ [t'a] |
| ㄋ[n] | 拿 ㄋㄚ [na] | 拿 ㄋㄚ [na] |
| ㄌ[l] | 拉 ㄌㄚ [la] | 拉 ㄌㄚ [la] |
| ㄍ[k] | 哥 ㄍㄔ [kə] | 哥 ㄍㄔ [ko] |
| ㄎ[k'] | 可 ㄎㄔ [k'ə] | 可 ㄎㄔ [k'o] |
| ㄏ[x] | 何 ㄏㄔ [xə] | 何 *ㄏㄔ [ho] |
| ㄄[tʂ] | 酒 ㄄ㄧㄡ [tʂiou] | 酒 *㄄ㄧㄡ [tʂiu] |
| ㄅ[tʂ'] | 秋 ㄅㄧㄡ [tʂ'iou] | 秋 *ㄅㄧㄡ [tʂ'iou] |
| ㄒ[ʂ] | 休 ㄒㄧㄡ [ʂiou] | 休 *ㄏㄧㄡ [giu] |
| ㄓ[ʂɿ] | 知 ㄓㄧ [ʂɿ] | — |
| ㄔ[ʂɿ'] | 吃 ㄔㄧ [ʂɿ'i] | — |